

美海军造舰计划凸显霸权野心

■陈冠宇

近日,美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题为《美海军结构及造舰计划:背景及国会应关注的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以实现并维持“355舰队”为目标,对美国2021财年、未来5年乃至30年的海军造舰计划进行分析。报告内容涵盖美海军造舰计划的装备、数量和未来的舰队架构,体现了美海军致力于实现“355舰队”目标的野心,其背后的战略意图不容忽视。

成为美重要国策

2016年12月,美海军发布“兵力结构评估”,要求实现并维持一支由355艘特定类型和数量舰艇组成的舰队。2017年12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实现“355舰队”的目标定为美国国策。

2019年3月,美海军发布2020财年30年造舰计划,进一步明确了“355舰队”的造舰目标,近日美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的这份新报告,则是对造舰计划诸多问题的细化研究。

根据报告,2021财年,美海军将要求采购8艘新舰船,申请总额为199亿美元的造舰预算。在未来5年,美海军计划建造44艘舰艇,包括国会2020财年授权采购的LPD-31两栖运输舰和LHA-9两栖攻击舰。美海军尚未提交2021财年30年造舰计划,但从其2020财年30年造舰计划中可以推测,未来美国将新增304艘舰船,或以每年10艘的速度进行扩充。达到355艘后,美军舰船将会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通过舰船的更新换代逐步提升其海上实力。

此外,美海军造舰计划将根据其每年发布的“兵力结构评估”进行调整。报告称,这份“兵力结构评估”将于今年春季发布,根据这份评估,美海军应建造390艘有人舰艇及45艘无人舰艇。作为造舰计划的指导性纲领,新的“兵力结构



正在建造的LPD型两栖运输舰

评估”可能促使美海军舰队进行变革。有关官员表示,未来,美海军舰队将转向更分散的架构,减少大型船只的比例,小型船舶、无人水面航行器和无人水下航行器将逐步增多。

造舰计划陷困境

报告认为,虽然美国造舰计划目标明确,对快速扩大舰队规模和增强制海作战能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想要实现并不容易。

一方面,预算问题是困扰美海军发展的重要难题。美海军官员表示,要在未来10年实现“355舰队”目标,需要将海军的预算总额增加1200亿至1300亿美元,这一数字包括购置新舰的费用,还包括舰船的人员配备、武装、运营和维护等费用,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几年美海军实际预算保持在当前水平,将无法负担超过300艘舰船。

另一方面,美海军的造舰体系陈旧,

造船能力恐难达标。由于美海军造船厂不承接民船订单,使其军舰造价高昂,船厂设备老旧,比如船厂缺乏核心设备龙门吊,在建造大型军舰模块时不得不减小模块重量。2019年,美国政府问责局称2020财年30年造舰计划中提出的“355舰队”目标荒唐可笑,指出美海军造船厂不具备完成计划的能力。美国政府问责局官方资料还披露,美国造船厂的干船坞状态恶劣,平均使用年限达到89年,造船厂数量近年也从13个缩减至4个,舰艇上使用不合格装备等问题时常发生。另外,美国造船业人才短缺问题也十分严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355艘军舰计划评估报告》中称,对于造船业来说,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做好新增劳动力的培训工作,以确保造船标准和进度满足美海军要求。

霸权野心需警惕

美海军30年造舰计划堪称21世纪

最大的海军扩军计划,美国的海上霸权野心也随着造舰计划的推进不断显露,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一方面,美军将进一步强化在全球的前沿部署。根据美国海上战略部署,美海军在2020年将保持120艘舰船执行“前沿存在”任务,重点地区涵盖印亚太地区、中东和欧洲。造舰计划的推行将使美军舰队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各地都将成为美军舰船的投放地。美国妄图通过不断增加在各重要地区的海上力量部署及军事行动加强对全球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以实现制霸海洋的目的。

另一方面,地区海上战略竞争将愈演愈烈。当前,美国海军正从“由海向陆”的濒海战略向“重归制海权”的大洋战略转型。美国不断扩充海上军备会刺激其他大国为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而加速发展海上力量,进而带动地区海上军备竞赛,使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地区安全局势更为复杂。

环球时评

近期,西非萨赫勒地区恐怖袭击和武装冲突频发并逐渐升级,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3月28日,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宣布,应马里和尼日尔要求,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11国将与两国共同成立“巴尔坎反恐军事行动框架内欧洲特种部队联盟”(简称“塔库巴”联军),以共同打击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

为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2017年2月,由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组成的萨赫勒五国集团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联合部队,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并获得非洲联盟授权。由于地区安全形势过于复杂,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紧密交织,萨赫勒五国集团反恐成效不大。

作为非洲曾经的宗主国,法国一直对该地区安全形势与反恐行动非常关注。2014年8月,法国开始在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启动“新月形沙丘行动”,打击恐怖和极端组织。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成立后,法国通过调整兵力部署,不断强化与该联合部队的合作。今年2月,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宣布,将向非洲萨赫勒地区增派600名士兵,法国部署在该地区的士兵达到5100人。同时,法国还倡导“责任共担”,不断拉其他西方国家入盟,以寻求更多国家的支持。

此次法国推动组建13国联合部队,是其寻求加强在西非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成果。按照计划,今年夏天,“塔库巴”联军将进入战备状态,明年初正式展开全面军事行动。

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塔库巴”联军能否顺利部署并取得有效成果,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单纯通过军事手段反恐并不能完全保障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西非萨赫勒地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国家内乱严重,经济落后,民族宗教矛盾交织,持续动荡的原因十分复杂,猖獗的恐怖主义只是地区动荡的一种表现而非根源,需要采取更多的综合性治理手段。组建联合部队实施军事反恐,只是扬汤止沸,并不能实现该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

其次,此次组建的联军部队来自13个国家,各国在兵力组成、武器装备、作战支持、情报搜集以及如何与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联合国维和部队协调等方面,都将出现较多分歧。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未来世界经济将

法欲组多国联军推进西非反恐

■方晓志

持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如何分摊资金,也可能成为制约联军有效行动的重要因素。

最后,美国因素也会影响联军未来在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的效果。虽然目前在西非萨赫勒地区的联合反恐行动由法国主导,但离不开美国的情报和后勤协助。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宣称要减少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如果美国真的从非洲脱身,必将影响未来联军的反恐成效。

(作者为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美俄加紧争夺印军火市场

■吴婷娜

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俄罗斯近日透露,印度将再购买400辆T-90S坦克,并“极有可能”再订购一批米格-29战斗机,引发各方关注。

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印度军费开支也水涨船高。2020年2月印度财政部提交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显示,印度2020年军费同比去年增长6%,约合471.3亿美元。由于印度国防工业基础薄弱,印度大部分武器依赖进口。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透露,2015年至2019年,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武器进口国,其进口武器总额占全球总量的9.2%。

印度军火市场曾长期被俄罗斯占据,两国军事合作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4年印度进行首次核试验后,西方国家停止对印军售,印度转而向苏联寻求武器装备。在几十年军事合作的影响下,小到步枪,大到T-90坦克、航母,印军装备了大量俄制武器。

过度依赖俄制装备也给印度带来

一系列问题。以“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为例,这艘航母改装费用经俄罗斯两次提价从8亿美元上涨到23.5亿美元,改造时间超过9年。加上俄罗斯很多武器装备仍是苏联时代的技术,已不能完全满足印度需要,这使印度迫切希望扩大武器来源。

对美国而言,对印军售既能拉拢印度,又能从俄罗斯嘴里抢走庞大军售蛋糕。面对印度递来的橄榄枝,美印双方一拍即合,尤其是莫迪担任印度总理后,美印军售规模不断攀升。2019年6月,印度向美国采购10架P8-1巡逻机。2020年2月,特朗普访印期间又与印度签订价值3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据统计,2007年以来,印度共从美国购买超过170亿美元的武器,并准备在未来2至3年内再与美国签订10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受此影响,俄制武器在印度军贸中的占比一度从2009年至2013年的76%降至2014年至2018年的58%。

面对美国“抢单”,俄罗斯加强了

印度军火市场的争夺,印度也逐渐意识到其“战略自主”可能会因过度亲美而受到损害。近年,印度开始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先是与俄罗斯共同研发“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参与苏-57战斗机研制,又花费22亿美元采购4艘护卫舰。2019年,印度顶着美国的压力和制裁威胁,与俄罗斯达成价值高达52亿美元的S-400防空系统采购合同。2019年9月,俄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迪米特里·舒加耶夫表示,截至9月4日,印度2019年向俄罗斯订购了1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印度凭借其地缘环境,以庞大军火需求为筹码,既可通过美俄竞价增加其武器议价话语权,又能通过军购合同调整与大国关系等,可谓一举多得。因此,尽管存在弊端,印度仍将大量进口武器装备。近年来,印俄军事合作从单纯买卖武器变为联合研制,也表明印度不再是武器市场的“冤大头”,美俄等国的军售竞争也将愈发激烈。



T-90S坦克

据日媒报道,自日本实施新安安保法4年以来,美日安保防务合作呈现明显“加速度”趋势,并从以陆海空为代表的传统作战域向以太空、网络和电磁空间为代表的新型作战域延伸,两国防务关系定位也从“美战日援”向“并肩战斗”转变。在新安保法为加速美日军事一体化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双方在实际合作进程中的分歧与矛盾也逐渐显现。



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高波级驱逐舰编队航行

美日防务合作“加速度”引担忧

■季 澄

陆海空合作齐头并进

2015年4月,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2016年3月,日本政府实施新安安保法,该法案以“重要影响事态”概念替代“周边事态”概念,新增“存立危机事态”概念,从法律层面扫清了“集体自卫权”对美日安保防务合作的种种限制。在该法案的牵引与作用下,美日在陆海空等传统作战域的防务合作更加密切。

2017年3月,负责统合日本陆上自卫队指挥权的“陆上总队”宣告成立,这是自1954年陆上自卫队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据悉,日方在“陆上总队”设置了与美军司令部共享情报的联络渠道。鉴于美军与日本海空自卫队之间的协调也由“陆上总队”统一负责,此举极大提升美日军事合作的流畅程度。

2016至2018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参与了多起保护美军舰艇的“武器防务”任务,并为美舰提供燃料补给。日方还有意通过“出云”号航母化改装项目增加美日互动。

2018年5月,美日航空力量在日本三

泽基地首次举行F-35战机联合演训,美海军陆战队战机与日航空自卫队同型战机展开联合行动。日防卫省表示,此次演训旨在提升日航空自卫队与美空军之间的配合度,以强化美日同盟威慑力和危机应对力。

合作向新型作战域延伸

在2019年美日防长和外长安全磋商会议上,两国表现出对太空、网络和电磁波谱等领域技术进步的关切,并致力共同应对挑战。在随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一致认为“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在某些情况下,网络攻击可被视为武装攻击,因而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2019年12月,美日在举行的“山樱”年度例行演习中,将网络防御板块嵌入演习全程,演练在日本本土或离岛遭受多重攻击的情况下,如何运用计算机对部队实施指挥。同时,双方人员还就如何在计算机系统遭遇电磁波攻击的情况下保持指挥通畅等问题展开探讨。对此,日陆上自卫队官员表示,将电磁波和网络等新领域与传统军事相融合,对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来说意义重大。

在太空合作方面,日本也紧跟美国步伐。继美国正式组建“太空军”后,日本宣布将于2020年成立“太空行动队”。

合作前景遭质疑

新安安保法的实施看似从法律层面为加速美日军事一体化“松绑”,但双方源于私利的战略考量,决定了矛盾与分歧将贯穿美日安保防务合作全程。

自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美政府在驻日美军军费分担问题上持续向安倍政府施压,甚至扬言要将美军撤离日本。在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美日摩擦与齟齬不断,短期内仍难破局。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将防务合作当作一种特殊的贸易盈利手段,间接逼迫日方采购大量美军装备。

新安安保法虽然有助于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但日本各界普遍对过度卷入美军行动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将加大日本面临的外部安全风险。

此外,国际社会对自卫队突破专属防卫属性,借与美防务合作扩充自身军备的图谋感到担忧,一旦应对失当,恐将危及地区长期和平稳定。